



行动

——诺曼底登陆前的间谍战

〔美〕拉里·柯林斯著
陈 筱 卿译

511
1406
011

F 行动

诺曼底登陆前的间谍战

〔美〕拉里·柯林斯 著
陈 筱 卿 译

229068

中国文联出版社

F 行动——诺曼底登陆前的间谍战

〔美〕拉里·柯林斯著

陈 筱 卿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75印张 2插页 399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0册

书号：10355·957 定价：3.35元

序 幕

德国格尔森基尔欣 1973年6月17日

黑色奥培尔牌汽车有两个小地方可能会引起某位深知内情的人的注意。首先，车牌上有字母BG，代表的是巴特戈德斯贝格。这是波恩的一个郊区，西方情报部门都在这里设有各自的地下司令部。再有，汽车的左挡泥板上方，有一根长长的收音机天线。实际上，这根天线连接着一个装有电话的收发报机。车的其它特点是区别不出来的，譬如它的防弹车窗和装甲车门，除非凑近细看。波恩站站长把这辆车无偿地提供给T.F.奥尼尔使用。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东欧行动的负责人，这次来德国，是为了一件私事，而非公务。

司机用头指了指一条砾石小路，路边挡有金属栅栏。每座栅栏围着一座私家小花园，大小如网球场。

“左边的第四家。63号。”他说。

“好的。向前开一百米左右再停。他早就在这儿住了？”

“我们的英国朋友与之了结之后，便把他养在这儿了。他与他过去的一位女友结了婚，用女方的名字在这儿安家。可以说，他象是乔妆打扮了一样。您知道，今后，他就

是杜塞尔多夫的一位退休商人了。我想，是一位从前的砖瓦商。”

年轻司机把车停住，熄了火。他看见奥尼尔正在翻着档案材料。那是波恩站提供的，打在计算机卡片问世之前的淡黄色纸上。

“他是盖世太保掌管全法国的大人物，”年轻人若有所思地说，“这家伙肯定很毒辣！”

“一点儿不错。”

“可他却安然脱身。真可惜，1945年没有让他上绞索架。”

奥尼尔没有回答。他继续翻阅着摊放在腿上的档案，沉思着。司机端详着他：奥尼尔是他那一代谍报人员中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一位有争议的、然而不失其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位老派人物，是谍报活动的开山鼻祖之一，是那些战后与艾伦·杜勒斯和瓦尔特·贝代尔·史密斯一道料理了战略情报局、创建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中坚分子。

“有一件事，您大概知道，”司机说。

他那个年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是不考虑是否会打断自己上司的思路的。

“这家伙一直被我柏林纳粹资料中心视为罪犯。下萨克森内政部甚至对他发过传票。您尽可能想法利用这一点。”

“当然，”奥尼尔说，“这可能并不过分。”

从他的口气中，他听出了他并不怎么赞同。他是今天情报机关所招募的那种小道学家式的间谍。

“对我们英国情报处的朋友们，也别太苛刻了。他们做的是传统交易：把您所知道的一切统统说出来，我们就忘掉您的所有罪过！这是战后咱们大家都采用过的伎俩：我们、英

国人、俄国人，甚至法国人，遇到机会都这么干。大家都想把盖世太保专家攥到自己手心，好占上风。”

“我们可真有过不少！”奥尼尔心想，“譬如奥托·约翰、赖因哈特·盖伦、克劳斯·巴尔比。”那是间谍惯用绑架、暗杀和所有肮脏阴谋的时代，还没有卫星和IBM360呢。在那个时代，义气和幻想，如同黎德利对他说的的那样，比雪在阳光下融化得还要快。

奥尼尔想起那个老黎德利来，他两个月前，因肺癌谢世，享年七十七岁。“战争期间，您一支接一支地抽‘普雷厄斯’，不觉得后悔吗？”他问过黎德利。后者嘟哝着说：“毫不后悔！”这个老家伙可从来是不后悔的。“啊！黎德利！”奥尼尔心想，“你们这些英国人，你们总是有理。而我们这些美国人，简直是一伙傻瓜，去冒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那种危险。象一些走出修道院，被投入这肮脏生活中去的修女。可我们很快就丢掉了我们的天真。”他看着他那满腔热情、殷勤讨喜、时刻想着助人为乐的司机。“你要是在这一行里再多干一段时间，老兄，”奥尼尔心想，“你瞧着吧。”

他最后看了一眼波恩的档案。对这位先生，他得注意点方式方法，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女王陛下情报处的所有物。对他，可不能象托克马达^①那样。

“我去去就来。”奥尼尔下车时说。

青年谍报员眼里流露出不安。

“您放心，不会出问题的，”奥尼尔安慰他，“只不过是老朋友见见面。”

^① 多米尼加人（1420年—1498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总审判官，以严格执行宗教裁判法规著称。——译注。

司机注视着奥尼尔离去。他年已六十，但走起路来却象一个去打网球的年轻人。谍报机关的这些老家伙，全都一个样。他们象缅因州捕龙虾的渔民和波士顿的经纪人，说话都带鼻音。他们的衣着打扮也一个样。奥尼尔著一身布罗克斯服装店剪裁的灰法兰绒服装，穿着活象一只土豆袋，而且穿了大概有十年了。领口系着一只黑点黄蝴蝶结。黄得真叫可以！一九七三年，在德国还能见到这么黄的蝴蝶结？

这些家伙都彬彬有礼、善于交际、风度翩翩：“亲爱的，您好吗？”不离口，然而骨子里，冷若冰霜。他们下令干掉一个倒霉鬼，然后去喝上两杯“马蒂尼”，再用晚餐。司机在寻思，奥尼尔到底干掉了多少人。他当了十年的东欧行动处的头，肯定干掉了不少。

年轻人感到好奇的那人，在他们刚才寻觅的、铺着砾石的小路上，悠然地走着。

在波恩，人家告诉他，这种小块土地称之为“小花园”，是典型的日耳曼格式。在人口密集的鲁尔地区住家的人，租赁或购置了这样的庭院，便可吹嘘自己有了一块绿地。奥尼尔发现，花园都整治得挺美。大部分都有一个阳台间，而且草坪中央还飘着联邦共和国的黄、红、黑三色旗。

他在63号门前停下。这家也有一个阳台间和一根电视天线。深绿色的草坪，修剪得有一厘米高。庭院周围，种着一排排金盏花、一丛丛杜鹃和深色的槿属植物，宛如工业制图，整齐有致。屋主正在修剪玫瑰花。奥尼尔发现，他系着一条黄围裙，上面印着一个拳头，伸着一根绿色拇指。草坪上竖有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小雕塑，和他所看到的这些德式小花园一样，错落有致。“真美啊，”他傻笑着说，“真绝了！”

他推开门走过去。那人有点惊奇地打量他。

“汉斯·迪特尔·斯特勒姆布格先生？”他问。

德国人先是惊讶，继而傻愣着。十三年来，第一次有人这样称呼他的真名实姓。他那双修剪玫瑰花的手开始颤抖，脸色苍白。奥尼尔脑子里一闪，以为他会立即向他扑过来。他赶快掏出证件，自我介绍。

“纯属私人拜访，”他说，“没别的意思。”

“啊，原来这样，啊，原来这样！”斯特勒姆布格慌乱异常，语无伦次。他终于请奥尼尔向阳台间走去。

“来吧！”他说。

他在门前停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邻居根本不会听见他们的谈话。

他尴尬地用手把午餐时吃剩的三明治的屑屑掸去，然后，请奥尼尔在身后的长沙发上坐下。他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一起放在桌子上。奥尼尔趁机打量他。岁月压弯了他的腰，肚子也腆了起来。金黄头发变成了银丝，但仍然齐刷刷地向后梳着。奥尼尔回忆着他战时手里掌握的他的那些照片。他发现，三十年了，他一根头发也没有掉过。也许是因为太激动的缘故，斯特勒姆布格满脸通红。双颊虽有点松弛，然而，平静而冷峻的目光未变。在他脸上，没有任何受过苦的痕迹。“生活对他真宽厚，”奥尼尔心想，“比对撞到他手里的人宽厚得多得多。”

斯特勒姆布格斟满两杯酒，递给奥尼尔一杯，举起另一杯说：“祝您健康！”但他那逼视的目光，戳穿了他的心思。

奥尼尔点了点头。

“斯特勒姆布格先生，我今天登门造访，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因为您和我多年前曾经是对手的缘故。”

盖世太保的前军官向前趋身，似乎急于知道他实际上想忘却的事情。

“就在登陆前不久，我在伦敦为之服务的组织，派了一名年轻女人到法国来。我一直觉得她就在我身边，尽管我并不怎么认识她。战后，她失踪了。我一直想打听她的下落。生活中，有某一时刻，人们似乎想重新找到失落的东西。也许您也有此想法？”

斯特勒姆布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倒是宁可把过去的一切统统忘掉。他决定缄默不语，让美国人一个人去唠叨。

奥尼尔从装有他的中央情报局证件的皮夹子里，掏出一张照片。这是战时的一张旧身份证上的照片，表情严肃，象许多正式档案上的一样。他把照片从桌子上递过去给德国人。

“也许您能认出这个女人？”

斯特勒姆布格接过照片，仔仔细细地看着，象是在记忆中搜索。当然，他早就认出了她！有哪个男人会忘掉这么漂亮的女人？他又看到她坐在自己的面前，一头金发披到肩上，两眼象春天的草坪一般碧绿，挑衅地瞪着他，充满着自豪，因为她对他一直傲岸凛然。他把照片放在桌上。

“不，”他有点悲戚地说，“我觉得，我从未见过她。她叫什么来着？”

“普拉蒂埃。卡特琳·普拉蒂埃。”

“她的化名叫什么？因为我想，她大概是个间谍。”

“德妮丝。”

斯特勒姆布格又拿起照片，重新端详，好象她的名字使他想起点什么似的。然后，他说：

“为什么我就该认识她呢？”

“我有充分理由认为，她是一九四四年六月被您在福什大街的机关抓住的。”

斯特勒姆布格摇了摇头，神情沮丧。

“那时候，发生的事太多了。贵军登陆。抵抗运动。那是一个疯子的世界。您知道她是在哪儿被捕的？”

“我想，是在诺尔省的某个地方。”

“啊！”

斯特勒姆布格好象是松了一口气：象是一位医生刚作出正确的诊断似的。

“她不可能属于我管。诺尔省隶属于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她大概是被押到那儿了。德国人如何行事，您是知道的。他们对于规定一丝不苟。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在巴黎从未见过她。”

他得意洋洋地坐在扶手椅里。他深信，刚才对这位美国人所谈及的有关德国人的性格足以说服他了。

奥尼尔逼视的目光使他知道，他想错了。

“我们还知道，她被押送到拉文斯布吕克。我知道，您在战争快结束之前，也被派到这个集中营。”

“是的，”斯特勒姆布格尽量向美国人表示点同情地说，“但您知道，拉文斯布吕克比疯人院还要糟！那儿有一万二千名妇女。每天都要死好几十。没人去统计，也没这个功夫。”

他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还做了个鬼脸，好象是要从脑海里驱走一个极端残酷的回忆似的。

实际上，一个明晰的回忆显映在他的脑海里：一九四五年四月的那天下午，他把卡特琳·普拉蒂埃传唤到集中营办

公楼，他在拉格尔大街的那间办公室里。远处，红军大炮的声响隐约可闻。她从巴黎遭受的酷刑下，侥幸活了过来。同样，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刑罚也没能把她折磨致死。那天下午，他除了又换了一种方法折腾她而外，还会对她有什么优待呢？

他把卡特琳·普拉蒂埃的照片重新放在桌子上。可以感到，这一次，他不想再看一下这张照片了。

“最后关头，乱七八糟，一片混乱。我们只顾逃命，没去管我们的女俘们。”

奥尼尔冷冷地凝视着他：他又回想起二十五年前，他送她去机场作最后一次远行，自己看着她跳上那架小飞机……她是不是死在拉文斯布吕克，成了党卫队最后野蛮屠杀的牺牲品？她是不是幸免于难，趁着解放时的混乱，决心隐姓埋名，忘掉过去的一切，去到一个无人认得出她来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这只有上帝才会知晓。不管怎么说，我们有许多地方对不住她，需要她谅解。“而您，”奥尼尔看着德国人，心里在想，“您设法和英国情报处接上头，现在，过上了安静的退休生活，在英国情报处的保护下，修剪您那扯蛋的玫瑰花，我管不着您，谁也管不着您。”

斯特勒姆布格冲着中央情报局人员莞尔一笑。

“这个女人的脸，我一点也不认识。很遗憾。因为在我看来，她是那种男人过目不忘的女人。”

奥尼尔喝了一口酒。

“正因为如此，我才来这儿。”

“她对你们就那么重要？她都干了些什么？”

“我该退休了，斯特勒姆布格先生。然而，在我退休之前，我的雇主让我写一下有关那次行动的正式情况。您、我

尽管是敌人，但在一九四四年春，都参加了那次行动，就是F行动。”

“F行动？”

奥尼尔微微一笑。

“词儿本身并不重要。那是一次极端机密的行动，旨在‘掩护’诺曼底登陆。没有这次行动，我深信，那次登陆很可能失败。”

斯特勒姆布格强忍着，把刚刚涌上心头的激动压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一直想着这件事，一直在寻找着证据。

“这个女人……”

斯特勒姆布格尽量装着不相信的样子。

“这个女人也参加了这个行动？”

“她还是主要的环节哪。没有她，F行动可能就失败了。”

德国人躺坐在扶手椅里。这正是他早已料到的，但当时已为时太晚，一切都完了，德军剩下的精锐部队已经在边打边撤。“英国人表现得聪明绝顶，”他心想，“让我们完全中了他们的计。他们的计谋是那么荒唐、天真，所以，我们没能想到，那会是真的。正如谚语所说：‘德国人手毒心软；英国人手软心狠。’”的确，斯特勒姆布格及其同伙要是相信了这句谚语，他们本会赢得战争的。

“要是F行动失败了，登陆也就不会进行。”

“如果登陆没进行的话……先生贵姓？”

“奥尼尔。”

德国人说起来还有点后悔不迭。

“你们也就很可能赢不了这场战争。”

“这个么，俄国人自有公论。”

“俄国人？”

“如果七月份，你们挫败了登陆，俄国人就会遇到德军的四十个精锐师的威胁。”

斯特勒姆布格想到坐失良机，威名扫地，怀旧之情油然而生。

“是啊！”他叹了一口气，“如果你们失败了，奥尼尔先生，世界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才一定要知道，这个女人离开我们之后，出了什么事，她都干了些什么。”

斯特勒姆布格凝视着来访者。他的面部没有表情，象一张白纸。“这一点么，老兄，”他心想，“您甭想得计！我在想，如果这段故事公开了，您的法国朋友会作何感想。有些事情，最好还是让它无声无息。”

“我真想帮您的忙，”他叹息地对奥尼尔说，还微微地耸了耸肩。“但我什么也记不得了。时间隔得太久。太久了！”

第一章

“惠风和顺，吹向法兰西”

——米歇尔·德累顿^①

《阿赞古尔纪事》

伦敦—贝希特斯加登—巴黎—阿斯马拉
—哈特福特（康涅狄格州）

1943年11月—1944年3月

^① 英国诗人（1583年—1631年）。著有历史抒情诗《阿赞古尔纪事》

——译注

1943年11月2日 伦敦

萨乌瓦大旅社的侍者，朝着卡特琳·普拉蒂埃的出租汽车走来。她看呆了。这个狄更斯式的人物，威严庄重地打开车门，使年轻女人既看得入迷，又心里舒坦。他穿着一件银色条纹的绿制服，戴着一顶大礼帽，仿佛这个永远沉浸在大轰炸的恐怖、沉浸在血和泪、沉浸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的世界与他毫不相干似的。卡特琳身上有一半英国血统，她正是在这种恐怖中度过的。

“请付半克朗①！”司机说。

她手提包里翻着，一边在找两先令六便士，一边在想，该给司机多少小费。英国的复杂币制使她恼火。这正是她体内的那一半法国血统的秉性。最后，她在司机伸过来的手上又扔了一个先令，便下了车。

她洋洋自得。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来，她还头一次穿一身晚礼服。是查内尔服装店裁制的一件黑绸紧身女服。一九四〇年六月，匆匆忙忙离开巴黎时，她随身带走的就是这件饰有珠罗纱的昂贵衣服。三年多来，这件礼服一直挂在衣橱里，象是逝去岁月的影子。这天晚上，她穿着这件礼服，感到绫罗拂肌，轻纱抚体，宛如又成了少女，让人穿着打扮，

① 英国旧币制五先令，等于今天的1/4英镑。——译注

去参加化装舞会，叫成年人钦羨。

两个美国飞行员，戴着美国第八空军大队的军帽，朝着旅社的转门走来。一看到她，他们便向两边闪过。当她走过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另一个，脱下军帽，微微地鞠了一躬，轻轻地说：“下个舞跟我跳，行吗，天使？”

卡特琳拢一拢长长的金发，对两位飞行员嫣然一笑，走进旅社大厅。她知道，大家的目光都在盯住自己，便走进客厅。舒适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些穿着制服的人，由英国贵族成员陪着，他们身穿粗花呢服，从各自的外省庄园到伦敦来消遣几日，并观赏战时英国的景象。她走到客厅顶头，转身向左，朝酒吧间走去。她在门边停了一会儿。坐在凳子上的海军准将卢埃林·克伦先生看见了她，急忙向她迎来。他五十出头，两鬓花白，脸被地中海的日头晒得黝黑。

“卡特琳！”他欢叫着，“你简直是美极了。今晚，我要成为全旅社最令人嫉羡的人了。”

他挽着她的胳膊，把她领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招呼侍者过来。

“你来点什么？”

“我想，我要喝点浓马蒂尼，”她回答。

“来一杯纯正的浓马蒂尼，”克伦对待者说，“劳您驾，把我留在酒吧间里的那杯‘皮姆斯’带过来。我的上帝！”他转向卡特琳说，“有多少年没见了！咱们要好好叙谈叙谈。幸亏我得知你在伦敦！你父亲有什么消息吗？”

“新加坡沦陷之后，就失了联系。一九四三年三月，瑞士红十字会告诉我，他关在檳城附近的一个日本俘虏营。后来，就不知其下落了。我曾经通过红十字会，每个月给他寄

点东西，”她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上帝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甭着急！”海军准将拍着她的腿，安慰她说。“他会平安脱险的。你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了解他。”

克伦和卡特琳的父亲确实在一起服过役。那是一九一七年，卡特琳出生的那一年，两人作为青年军官，在“皇家海军科芬特里号”上服役。从达姆斯海校时起，他俩就是好友。一九一三年，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派赴上海时，他们是海校见习生。卡特琳的父亲在上海与印支银行中国分行主任的千金邂逅。她后来便成了卡特琳的母亲。当卡特琳诞生的消息传到“科芬特里号”上时，不用说，其父请好友克伦做了孩子的教父。卡特琳出神地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仍很俊美的人，陷入沉思。自打小时候起，她就称他为“塔菲·克伦”。他是一位体贴入微、百依百顺的教父。

父母亲的婚姻没有维系很久。开始时，缠绵浪漫；到头来，不欢而散。作为皇家海军军官的妻子，常常要与自己的丈夫天各一方，常常要搬来迁去，她受不了。她过不惯那种在大英帝国流浪的犹太人式的生活！再说，对她这样的一位地地道道的法国女人来说，英国乡村那细雨霏霏的天气，也无甚魅力。当其父谢世，她继承遗产后，便离开了卡特琳的父亲，回到阳光普照的比阿里茨住下。她在那儿教育自己的女儿，希望她成为一个法国姑娘。她三番五次地对卡特琳说，象是在解释或是求得她对自己婚变的谅解：“法国人漫游四方，但不能浪迹天涯。”

“啊，塔菲，我真希望您一语成谶！”她叹息了一声。“我牵挂父亲。大家都说，集中营里可怕极了。”

“这是实情，但他顶得住，你瞧吧。你母亲好吗？她现